

太虛大師與人間佛教

——為太虛大師研究會會刊而作（五）

潘文彥

正當風生水起，太虛大師將欲大有作為之時，不期於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七日，在上海玉佛寺直指軒安詳捨報。他是「人間佛教」思想的開創者，有識之士已作定評「玄奘以還，斯人第一」，就整個佛教史而言，堪與龍樹媲美，漢語系佛教中劃時代的思想家、勇敢的革新者，他不僅是宗教家，也是出色的社會活動家，一代宗師遽爾西歸，享年才五十九歲，社會各界為之震驚，在上海市民為大師舉行極其隆重追悼活動，根據記載，當時國民政府為其下半旗致哀，這是中國宗教史上所僅有的。太虛大師遺體火化後，得晶瑩的五彩舍利三百餘顆，心臟舍利行狀完整，依照佛教觀點，這充分顯示大師是菩薩應世。五月廿五日，中國佛教整理委員會、中國佛學會等團體在南京毗盧寺為太虛大師舉行全國性追悼大會，各地各界代表千余人赴會。會場莊嚴肅穆，有蔣中正「潮音永亮」等輓幛哀辭達五千餘件。同日或前後，各佛教團體在全國各地普遍召開追悼大會，香港以及

南洋等地，凡太虛大師弘法緣盛之處，都舉行紀念活動，印度新德里是時正召開泛亞洲會議，也臨時舉行追悼太虛大師儀式。可見太虛大師影響之遠大，已不限於國人之佛教圈內。國際摩訶菩提會則特建「太虛圖書室」以志紀念。

六月六日，國民政府頒發褒揚太虛大師令：「釋太虛，精研哲理，志行清超！生平周歷國內外，闡揚教義，願力頗宏！抗戰期間，組織僧眾救護隊，隨軍服務；護國之憂，尤堪嘉尚！茲聞逝世，良深珍惜！應予明令褒揚以彰忠哲。此令！」

雖然大師的軀體倒下了，但他的靈魂是站得穩穩的，他留下七百萬字的遺稿，是中國當代、乃至世界佛教的瑰寶，他的偉大的精神將永放光芒，這就是涅槃。

（三）後太虛時期。一九四九年，國民黨退守臺灣，大陸政權更迭，共產黨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以唯物主義為哲學的唯一正確之標幟，其他一切信仰都在批判、

整肅之列，佛教被視為封建迷信，毫無例外的受到全面打壓。解放初，政府政策指導：中青年僧尼安置就業，或下鄉務農，要求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年老體弱，喪失勞動力者，集中到一起，同住一處佛寺。其餘佛寺原址，改作工廠、倉庫、學校等用。佛教之佛事活動，已經被壓縮到極小極小範圍，民間信仰者，只能在原佛寺門外，就地供奉香燭，除個別地區以外，大多強行驅趕。迨至一九六六年，中國境內發生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這是一場人間大浩劫，中國佛教同樣遭受空前的災難，佛教典籍被焚毀，佛像被搗毀，如上海佛學書局藏經雕版被焚燒數天，煙塵飄蕩數裡之外。珍貴文物被恣意搗毀，如洛陽龍門的盧舍那佛——世界公認的最優秀的雕塑之一，世稱東方蒙娜麗莎，也被砸去了雙臂。僧尼遭受侮辱，掛牌示眾，遊街批鬥，在農村的遊村。對中國佛教來說，歷史上的三武一宗法難¹，比之文革，正是小巫見大巫了。太平軍的燒殺只在江南地區，而文化大革命是中央發出號召，全國響應，範圍遍及全國，時間長達整整十年，真是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無疑這是空前的，也希望是絕後的。好在一九七六年金秋，英明領袖華國鋒一舉剪除四凶，一九七七年八月，中共中央召開十一大，宣告文化大革命結束，烏雲散去，天際又顯祥光。及至十一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撥亂反

正，結束階級鬥爭為綱的政策，落實憲法規定的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權利。中央明確落實宗教政策，原來被挪作他用的佛寺，陸續歸還寺方，已經拆除的，另擇新址，易地重建，在經濟上給予補助，全國各地，佛寺重建如雨後春筍，可以說，中國佛教迎來了嶄新的春天。

雖然太虛大師身後，中國發生了如此大的劫難，但是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已經傳遍了整個世界。

早在一九四六年，上海靜安寺創辦上海佛學院，聘請太虛大師為首任院長，由大師任用的教師中，對年輕的趙朴初是十分器重的。一九四七年三月，太虛大師在上海玉佛寺召開中國佛教整委會第七次常務會議期間，曾多次約談趙朴初，每次都晤談良久。一九八九年六月六日，明暘法師在圓明講堂宴請趙朴初居士，筆者應邀叨陪末座，席間朴老告訴筆者：「那年三月七日，虛大師再次著人打電話召我去，將自藏的一冊《人生佛教》相贈，並對趙說『自己受無錫、常州方面邀請，不日即將赴邀，中國佛教事業的發展重擔，希望你們一輩擔起來。』我哪裡會知道這就是虛大師的最後遺言。他說的受無錫、常州之邀，即將赴行，無錫、常州就是『無常』的代名詞。」由此可見，趙朴初是荷擔著太虛大師的遺命的。

文革結束後，在中國大陸以趙朴初為代表，積極踐

行人間佛教理念，雖然因為大家都知道的原因，避而不提太虛大師之名，但卻完完全全依照大師的思想，一步一步地在踏實地踐行，一九九二年，中國佛協在上海玉佛寺召開全國漢語系佛教教育工作會議，筆者忝列在座，趙朴初居士以會長身份提出：「佛教當前最重要最迫切的事情，第一，是培養佛教人才，第二，是培養佛教人才，第三，還是培養佛教人才。」這樣的迫切心情和遠見卓識，與當年太虛大師創辦武昌佛學院以及一連串的風風火火的遍地開花的大手筆，又何其相似！在太虛大師的門人茗山、隆根等積極呼籲下，武昌佛學院又復辦，上海佛學院、閩南佛學院等等，很快得到恢復，可以說，中國佛教事業又開創了可喜的局面。

趙朴初居士明確的把「人間佛教」定為中國佛教協會的宗旨。他說：「人間佛教的主要內容就是：五戒十善。」「假設人人都依照五戒十善的準則行事，那麼人民就會和平康樂，社會就會安定團結，國家就會繁榮昌盛，這樣就會出現一個和平安樂的世界，一種具有高度精神文明的世界，這就是人間佛教所要達到的目的。」如果將這段話與太虛大師提出的「實行大乘佛法，建設人間淨土」相對照，幾乎是完全一致的。趙朴初居士是宣導人間佛教與社會相適應的佛教革新者，他提出「農禪並重」、「莊嚴國土、利樂有情」，對「人間佛教」

理論發展和實踐都產生深刻而重大的影響，對新中國成立後的中國佛教界，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導意義。趙朴初真不愧是太虛大師最可信賴的傳人，是新中國佛教事業的掌舵人。

太虛大師還有另一位繼承者印順導師。他是太虛大師在閩南佛學院的學生，後又入武昌佛學院研究班進修，是當時學員中的佼佼者，以學問精深享譽佛教界，一九三〇年起，即追隨太虛大師投身中國佛教改革復興事業。太虛大師圓寂時，印順在杭州，即折取了靈峰梅花，趕到上海供奉在乃師靈前。超度法事過後，印順被公推為《太虛大師全集》主編，第二年四月，《太虛大師全集》出版，全書參照《大藏經》體例，分四藏二十編，共一四四九篇十百餘萬字！這是太虛大師的光輝思想實錄，是當代佛教界最寶貴的財富，是指導我們今後行事的指標。

印順自己著作等身，他一生精研佛學，對《阿含經》作過全面系統的研究，深入研判《中阿含》、《長阿含》、《雜阿含》，發現有論無經，經他深入考研，確定《雜阿含經》是出於《中阿含經》，也屬於《長阿含經》。於是又作《雜阿含經部類之整編》一文，日本學者水野弘元評道：「遠遠超逾日本學者的論著」。一九六九年，因臺灣報界有《壇經》是否六祖所說的討

論，引發爭議，印順對《壇經》敦煌本作研究，寫出《精校敦煌本壇經》，並著《中國禪宗史》，受到日本佛教學者牛場眞玄高度重視，譯成日文，由此印順榮獲日本大正大學的博士學位。一九八五年，印順在八十歲時，所著《遊心法海六十年》出版，又對印度佛教從「阿含」、「部派」、「般若」、「龍樹」作了系統研究，出版十八萬字的《空之探究》。他的著作主要有：《妙雲集》廿四冊，《華雨集》五集，其他還有《唯識學探源》、《般若經講記》、《中論今觀》、《淨土與禪》等等，可謂近現代佛教學者中著作最富有者。八十八歲時，他謙遜地說：「願意理解佛教教理，對佛法思想界起一點澄清作用。」並且認為「緣起中道是佛法究竟的唯一正見」。

印順導師九十嵩壽時，筆者受皈依師瑞今上人（太虛大師入室門人，閩南佛學院第一屆研究生）之命撰聯致賀，聯如下：

九秩春秋，研人天眼目，修三論章疏，慧眼獨具，整理佛法源流，無人出其右，圓融人間大博士；
等身著作，雜阿含經論，集佛教聖典，識見卓越，縱論禪宗史實，有書傳之後，譽滿中外一高僧。

由菲律賓賓信願寺廣范法師親自送去臺灣，張掛在印順導師會客廳，也算是筆者對印順導師的一片景仰之忱。
（未完待續）

註釋：

1. 三武一宗滅佛：北魏統治者大多數重視佛教，但也有數人採取滅佛的政策。北魏道武帝信佛，後來太武帝多次限制、打擊佛教，為中國佛教史上三武一宗滅佛之始。至文成帝嗣位，又明令重興佛教，並開鑿雲岡石窟，鑄建佛像。取代西魏而興起的北周王朝，初明帝也頗崇佛，但繼位的周武帝則重儒術，下令二百餘萬僧眾還俗，還毀滅境內佛教。唐武宗會昌二年，到五年（西元八四二——八四五），在道士張歸真的挑唆下，發動大規模滅佛活動，拆毀寺院四千六百餘所，勒令廿六萬僧尼還俗，會昌滅佛，毀滅了大量佛教經典。從此，除了南方禪宗而外，佛教其餘各宗，進入全面衰落或消亡。歷史進入五代十國時期，北方統治者，對佛教均採取限制政策，其中周世宗柴榮（西元九二一—九五九）排佛尤甚，嚴禁百姓私度為僧，廢除境內寺院三千三百三十六所，強迫六萬一千兩百名僧人還俗。這就是史稱三武一宗法難。